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五五・子部・道家類

南華真經注疏三十五卷〔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

莊子通義十卷（卷一至卷六）〔明〕朱得之撰

南華真經注疏

〔唐〕成玄英疏
〔晉〕郭象注

據涵芬樓影印明正統道
藏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二二毫米寬二一八毫米

南華真經序

福一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違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沌。至仁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

南華真經注疏 序

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崐嶠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淡。明獨化之宵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衰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

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克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死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

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克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名二字爲題既无別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說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爲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踈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一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逍遙遊第一

注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

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

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䟽冥猶海也取其溟漠無涯故為之溟東

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巨

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為

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

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為之變

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溟而已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

注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

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

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

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

其弘旨皆可略之

䟽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嶽而

捨故揭舟壑以趨新故化魚為鳥欲明變

化之大理也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

天之雲

䟽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

示脩短巨測故下文云未有知其脩者也

鼓怒翅翼奮迅毛衣既欲搏風方將擊水

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騫翥翱翔凌摩

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注非溟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

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

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

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

䟽運轉也是指斥也即此鵬鳥其形重大

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

然非然也且形既遷華情亦隨變昔日

為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

昇沉性殊道遠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

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為鳥

自北徂南者為是凌虛之物南即啓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蟲北有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闇捨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為道之遷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注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去以六月息者也

注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槍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疏姓齊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

有此排諧之書也誌記也擊打也搏聞也扶搖旋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生引以為證明已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溟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蕩三千踉蹌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繚戾

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憩止適足而已豈惜情乎哉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注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

疏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以舉於鵬者也夫四生雜沓萬類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遙蜩張決起之翅槍榆枋而自得斯皆率性而動稟之造化非有情於遐邇豈措意於驕矜體斯趣者於何而語夸企

乎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注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

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上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

疏仰視圓穹甚為遼遠碧空高遠算數無窮蒼蒼茫昧豈天正色然鵬處中天人居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仰觀人既不

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自勝取足適至南溟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无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注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在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疏且者假借是聊略之辭夫者之發在語之端緒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汚陷也謂堂庭坳陷之地也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汚堂地之

間將草葉爲舟則浮汎靡滯若還用杯爲舟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无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疏此合喻也夫水不深厚則大舟不可載浮風不崇高則大翼無由凌漢是以小鳥半朝決起槍榆之上大鵬九萬飄風鼓扇其下也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注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

疏培重也天折也闕塞也初賴扶搖故能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下來風脊一凌霄至六月方止網羅不逮畢弋無侵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待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海不亦宜乎

蜩與鸞鵲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注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

大雖殊道遠一也

䟽蜩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蜩螗

鵲鸞鵲也即今之斑鳩是也決卒疾之貌

槍集也亦突也枋檀木也控投也引也窮也奚何也之適也蜩鵲聞鵬鳥之宏大資

風水以高飛故嗤彼形大而劬勞欣我質

小而逸豫且騰躍不過數仞突榆檀而栖

集時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逍遙適

性樂在其中何須時經六月途遙九萬跋

涉辛苦南適胡為以小笑大夸企自息而

不逍遙者未之有也

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

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注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

積氣彌厚也

䟽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明也果然飽貌也往於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遙腹猶克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遠春擣糧食為一宿之備適於千里之塗路既迢遙聚積三月之糧方克往來之食故郭

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

之二蟲又何知

注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

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

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逍遙

之大意

䟽郭注云二蟲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

異趣也且大鵬搏風九萬小鳥決起榆枋

雖復遠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

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

既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逍遙之致

其在茲乎而呼鵬為蟲者大戴禮云東方

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為其長南方羽蟲三

百六十鳳皇為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

麒麟爲其長北方甲蟲三百六十靈龜爲其長中央縣蟲三百六十聖人爲其長通而爲語故名鵬爲蟲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注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政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寧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

疏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有明有暗年則或短或長故舉朝菌冥靈寧官榮子皆如年智豈企尚之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效也

奚以知其然也

疏奚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智不相及若此之縣解耶假設其問以生後答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疏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滯雨於糞壤之上熱蒸而生陰濕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大芝生於朝而死於暮故曰朝菌月終謂之晦月旦謂之朔假令逢陰數日便萎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晦朔也蟪蛄夏蟬也生於麥梗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菌則朝生暮死蟬則夏長秋殂斯言壽命短促故謂之小年也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疏冥靈大椿並木名也以葉生爲春以葉落爲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千歲爲一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羲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萬二千歲爲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

秋賒永故謂之大年也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注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
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
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豪分不可相
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
小而必以小美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
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
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
者未之有也

○ 疏彭祖者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善
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其
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年八
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聲獨聞
於世而世人比匹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
者爲彭祖稟性遐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
不敢嗟傷故知生也有涯豈唯彭祖去已
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菌混彭殤各止
其分而性命安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

注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
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

疏湯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
天乙母氏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豈
下允上身長九尺仕夏爲諸侯有聖德諸
侯歸之遭桀無道因於夏臺後得免乃與
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會桀於昆吾之墟
大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湯既克桀
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
亳後改爲商殷開基之主也棘者湯時賢
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夏革革棘聲
類蓋字之誤也而棘既是賢人湯師事之
故湯問於棘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
素分循而直往固而任之殷湯請益漆有
玄趣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
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鯨

疏脩長也地以草爲毛髮北方寒沍之地
草木不生故名窮髮所謂不毛之地鯢魚
廣闊數千未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然冥

海鯤鵬前文已出如今重顯者正言前引齊諧足爲典實今牽列子再證非虛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

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

然後圖南

疏鵬背宏巨狀若嵩華旋風曲戾獨如羊角既而凌摩蒼昊遏絕雲霄鼓怒放暢圖度南海故禦寇湯問篇云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誌之是也

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注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蟲

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

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疏且將也亦語助也斥小澤也鷦鷯也八

尺曰仞翱翔猶嬉戲也而鷦鷯小鳥縱任斥澤之中騰舉踴躍自得蓬蒿之內故能啗九萬之遠適欣數仞之近飛斯蓋辯小大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二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

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疏故是仍前之語夫是生後之詞國是五等之邦鄉是萬二千五百家也自有智數功效堪蒞一官自有名譽著聞比周鄉黨

自有道德弘博可使南面徵成邦國安育黎元此三者稟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各足未始不齊視已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注未能齊故有笑

疏子者有德之稱姓榮氏宋人也然如是榮子雖能忘有未能遣無故笑宰官之徒滯於爵祿虛淡之人猶懷嗤笑見如是所以不齊前既以小笑大示大者不夸今則

以大笑小小者不企而性命不安者理未之聞也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注審自得也

䟽舉皆也勸勵勉也沮怨喪也榮子率性懷道整然超俗假令世皆譽讚亦不增其勸獎率土非毀亦不加其沮喪審自得也定乎内外之分

注内我而外物

䟽榮子知内既非我外亦非物内外雙遣物我兩忘故於内外之分定而不惑也

辯乎榮辱之境

注榮已而辱人

䟽忘勸沮於非譽混窮通於榮辱故能反

照明乎心智玄鑒辯於物境不復内我而外物榮已而辱人也

斯已矣

注亦不能復過此

䟽斯此也已止也宋榮智德止盡於斯也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注足於身故間於世也

䟽數數猶汲汲也宋榮率性虛淡任理直前未嘗運智推求役心為道栖身物外故不汲汲然者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

注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

䟽樹立也榮子捨有證無溺在偏滯故於無待之心未立逍遙之趣智尚虧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注泠然輕妙之貌

䟽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繻公同時師於壺丘子林著書八卷得風仙之道乘風遊泠然輕舉所以稱善也

旬有五日而後反

注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

䟽旬十日也既得風仙遊行天下每經一十五日回反歸家未能無所不乘故不可一時用也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注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

䟽致得也彼列禦寇得於風仙之福者蓋由炎涼無心虛懷任運非關役情取捨汲汲求之欲明爲道之要要在忘心若運役

智慮去之遠矣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注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

䟽乘風輕舉雖免步行非風不進猶有須待自宰官已下及宋榮禦寇歷舉智德優劣不同既未洞忘咸歸有待唯當順萬物之性遊變化之塗而能無所不成者方盡逍遙之妙致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注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爲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爲正自然者不爲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

能非爲之所能也不爲而自能所以爲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道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爲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

䟽天地者萬物之總名萬物者自然之別稱六氣者李頤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沆瀣也天地二氣爲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辯者變也惡乎待於何也言無待聖人虛懷體道故能乘

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氣以道遙混群靈以變化苟无物而不順亦何往而不通哉明朝徹於无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

故曰至人无己

注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矣

神人无功

注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爲一故无功

聖人无名

注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疏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體語至就用語神就名語聖其實一也詣於

靈極故謂之至陰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

百物故謂之聖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別此三人者則是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人也欲結此人无待之德彰其體用反言故曰耳

堯讓天下於許由

疏堯者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勳母慶都譽感赤龍而生身長一丈允上而豐下眉有八彩足履翼星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二十一代兄登帝位都平陽號曰陶唐在位七十二年乃授舜年百二十八歲崩葬於陽城謚曰堯依謚法翼喜傳聖曰堯言其有傳舜之功也許由隱者也姓許名由字仲武潁川陽城人也隱於箕山師於齧缺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知其賢讓以帝位許由聞之乃臨河洗耳巢父飲犢牽而避之曰惡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謚曰箕公即堯之師也

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疏燭火猶炬火也亦小火也神農時十五日一雨謂之時雨也且以日月照燭詎假炬火之光時雨滂沱无勞浸灌之澤堯既擒謙克讓退已進人所以致此之辭盛推仲武也